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快心編傳奇初集 第六回 見麗人寺中留寓 思淑女箋上題詞

詞曰：鎮日徵途，車馬風塵勞倦。僧齋留寓，愛清虛一片。小小立湖山，忽睹樓頭半面。洛靈湘女，丰標獨擅。未識根由，那不心懸意戀。恁般嬌麗，是誰家宅眷？題就新詞欲寄，未逢鴻便。春宵一刻，相思千遍。——右調《傳言玉女》

話說山鼈同柳俊到山東省兗州府，要尋一個幽靜寓所，將息幾日。柳俊道：「這兗州府中卻有一個好去處，極是潔靜宏敞，可以歇馬。」山鼈道：「甚麼好去處？」柳俊道：「叫做大報恩寺。僧眾不下千人，基址足有千畝，曲廊洞房，到處皆是；台閣亭榭，不一而足，卻是慣與過往官員及應試舉子作寓。上年小人同少師出京，愛他寬敞清幽，曾於此內盤桓數日。相公投此寺去，可知是好？」山鼈聽說，心下大喜，便趨進城來。

一路問到大報恩寺前，走進一條深巷，才到山門。抬頭一看，只見山門上架著一個匾額，有八個大金字，乃是：「大宋敕建報恩禪院」。山鼈與柳俊俱下了馬，柳俊一總牽著，進了山門。過了伽藍堂，天王殿，方到大殿。柳俊把馬拴在殿庭樹上，走上殿來。早有知賓迎接到客寮，禮畢獻茶。知賓道：「不敢拜問相公尊姓貴表，仙鄉何處？」山鼈道：「小生姓山，字壽徵，祖貫南直揚州府。」知賓又問：「家世貴於？」山鼈道：「先君曾作紹興郡守。有幾個同年故舊在朝，欲往京中探望一番，故從貴地經過。因一路鞍馬勞頓，聞得寶刹清幽，意欲暫借禪房少住數日，房金自當厚謝，不識肯容俗跡否？」那知賓見說是個貴宦家公子，又是進京會同年故舊的，不敢怠慢，便連聲「不敢」，道：「僻地荒庵，第恐難容大駕；倘蒙不棄，合寺增輝，理合扳留。何言及謝？」乃即入方丈，報知住持。

那住持名喚覺性，最是一個趨炎附熱之人。聽說有一個進京公子欲賃房暫住，連忙出來相見，又拿茶來吃過，兩下敘了一番情節。覺性滿面撲堆著笑道：「只是蠢陋地方，又兼小庵窄窄，怎敢留大邦人物？」說罷，便引到東邊來一所潔靜的房子內。原來是一帶三間，中間樑上有一摻金地石膏字的小匾，名曰「印心齋」，左邊一間是個地板房，右邊一間空著，齋後有廊房一間，卻有一所客灶，前面也有兩間空房子。覺性引山鼈看了各處。再看那三間小齋面前有一個大庭心，庭中砌石為山，有一灣清水，養著金魚，地上種些竹木花卉，真個是：

棖楹彩飾，階陛清除；門對假山，檻臨綠水。數竿修竹扶疏，嘗繞煙雲；幾樹喬松瀟灑，時聞風雨。靜坐耳邊鍾磬，風送禪音；行來眼界莊嚴，香浮蓮座。紅塵不到，清淨道場；俗累損消，空明佛地。

山鼈看了一回，便有欣然之色。覺性道：「相公尊意若何？」山鼈道：「蘭若清幽，自與俗家迥別；就是此間極妙。」柳俊早已牽馬進來，拴在前面空屋內，便將行李鋪放在地板房裡一張榻上。覺性也打點一回，乃與柳俊道：「相公在此，恐筆素夾雜，後面廊房內有所客灶，倒請管家自便；若不習烹炮，貧僧撥一行童來此服侍。」柳俊道：「不敢費老師太清心，我自理會得。」當下覺性備了素齋，請山鼈吃罷，覺性別了自去。

且說山鼈因一路心急行速，甚是勞苦，今日得這所在住下，心上先有八分歡喜，放開懷抱，好生安逸。柳俊自去央寺中香火道人，買米買柴，菜蔬魚肉，酒果之類，整治飲食。山鼈這一夜不比以前旅店驚魂，十分爽快，直睡到紅日三竿，方才起身。晌午時候，覺性走來閒話，說些風土異同，山鼈互相問答。到後便說到仕途上摺紳，誰清誰貪，又說到朝中官員，誰陞誰降。山鼈聽了，頗覺厭煩，有心要鄙薄他道：「老師究心禪理，又熟識這許多達官顯爵，真是世法佛法，各臻其妙。」覺性道：「不瞞山相公說，貧僧作事真誠，為人樸魯，以此護法們不棄，都在小庵盤桓，與貧僧相交；就是不經過敝地，都迂道見訪，故貧僧熟識者頗多。近日有個李臬司寓此，也與貧僧莫逆。」山鼈笑道：「小生久仰老師和光同塵，故此拜投蓮座。」覺性謙遜一回。

移時，只見一個小沙彌捧著一個硃紅描金托子，托著一壺茶，兩隻磁杯，那壺與杯甚是精潔。覺性接了，連忙斟一杯遞與山鼈，山鼈接了，覺性自己只斟半杯，向山鼈打一拱。山鼈呷了一口，卻是芥茶粗料，覺性見山鼈不贊茶好，只得問道：「山相公此茶吃得麼？」山鼈道：「不特茶味甚佳，這水亦是妙品。怎說『吃得』兩字？」覺性嘻著嘴道：「山相公果然好玩味，見多識廣，自是不同。敝地最是蠢陋，從沒有好茶吃，這茶還是此間一位大護法所送。他曾開府江南，因此識這好茶，年年到南直採買；這水也是他頻頻相送的，說是無錫惠山泉，天下水之第二，每年漕運時，便著人取這水，附漕船帶回。承他割愛分惠，貧僧也不輕易煎茶。山相公平素享福，所以識得此水，果然玩味得妙。」山鼈吃完一盞，覺性又斟過來，一連吃了三盞，壺中便沒有了，沙彌收去了壺盞。覺性又問道：「山相公何不上街去看看敝地風景？」山鼈道：「因一路馬上勞頓，身子困苦，倦於行動，遲日也要去走走，相煩指引。」覺性道：「當得，當得。」又講了半晌方去。

山鼈乃步出小齋，過了庭心假山邊，卻有一個迴廊，轉出迴廊，過了一重牆門一望，卻是一個大園，便見有幾株大紅千葉桃花，開得爛熳。山鼈暗喜道：「原來有一個花園在此，可以散步。」便走入園中。此時四月初旬，但見桃紅柳綠，各卉芳菲，乃想：「南北地土不同，此地桃花直至四月初方始盛發，我一路行來，總也無心看及，真所謂『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』。這般好光景卻不錯過！」乃紆迴曲折走過了幾處亭榭。有《滿庭芳》一詞為證：

春色未闌，寒威久退，漸覺日暖風輕。重樓疊榭，簾幕靜無聲。開遍桃花似錦，垂楊下綠水橋平。一望處，連天碧草，游騎正縱橫。賞心行樂事，提壺挈盒，金勒紅纓。聽新詞雅曲，語燕啼鶯。嗟此景、難消受，繁華境、過眼徒驚。斜陽外，朱樓掩映，何地更留情？

山鼈正看到好處，只見前面一帶粉牆隔斷。循牆而行，一個轉彎處，有一個角門可通，去推那門時，卻是關緊的。抬頭一看，只見隔牆那邊一座朱樓高聳，紗窗半啟，羅幕深垂。心下尋思道：「此座高樓不像個僧家房院，必是富貴人家的宅子，怎麼卻有那個角門通此僧園？深為不便。」尋思半晌，不關己事，也就放下。轉過身來，只見一座假山砌得層次有致，山上亦有花樹扶疏，乃信步走上假山來。看那朱樓較近，便沿近粉牆一望，只見那邊也是一個大花園，也有曲池小橋、台閣亭榭，比著這邊另有一番佈置好處，心下怡然自樂。只見一對粉蝶兒廝趕著飛過牆來，因心下想：「憑他上林春色，幽壑芳叢，蝶雖微物，都能飛到；我今眼見隔牆好園，卻不得過去。」只好遙望春光便隨口吟一絕句道：

沉沉庭院靜無人，花氣幽閒鳥語馴。

春色慾來關不住，卻教粉蝶過東鄰。

山鼈吟才絕口，只見那高樓上呀的一聲開了一扇側窗，露出一個女子，兩下四目相注，看得分明。你道這女子生得如何？但見：

香眉帶媚，尚嫌春吐欠精神；美目含嬌，卻笑秋波空激灑。容華豐潤，洵足療饑；態度清揚，真堪解渴。髻挽巫山之黛，光可鑒人；膚凝塞上之酥，香同囊麝。腰欺楊柳，豈惟白傅豔許於小蠻；臉學芙蓉，何獨文君見稱於司馬？雖未睹裙底金蓮窄窄，卻已見袖中玉筍參參。

那女兒見了山鼈，便把側窗關上。山鼈見他關窗避去，正似驚鴻游龍，如失至寶，呆呆的立在假山邊。心下想道：「世間原來有這般好女子！雖我揚州古稱佳麗者多，卻無這般十相具足，真是螭首蛾眉，天香國色。」便癡癡的對著樓窗不轉睛的望著。直聽得隔牆有人說話響，方走下假山來。

回到齋中兀是沉吟不了：「想那女子年紀也與我相仿，這般出群姿色，定然心地聰明；我若能夠娶得如此女子為妻，這便不虛生此世。但可恨我功名未遂，現今避禍飄零，未知後來風波若何，怎又生出這般妄想！」然而輾轉躊躇，不能割捨。又不知是誰家宅眷？卻為何又隔著這個僧園？心上好生委決不下。有詩為證：

雲鬢花容淺淡妝，素羅衫子釧金黃。
春風莫道無牽惹，今日樓頭已斷腸。
又有詩曰：
樓頭一見識知音，自此相知入骨深。
九曲迴腸千萬轉，烏啼花放總關心。

你道這女子是誰？原來姓李，名麗娟，他父親名績，字奇勛，家住北直涿州；夫人鄭氏，曾養育數胎，俱不能長成，或是五六歲、七八歲即便沒了，後來得了麗娟，卻喜無災無害。這李績為人最是謹恪知足，少年曾發兩榜，初授藍田縣知縣，行取陸禮部主事，又陞兵部職方司員外，再轉禮部儀制司郎中，緣事停官，不幾月，遂補山東濟南府太守。任滿歸家。不幸夫人病故，那時麗娟才得五歲。李績自料生了幾個孩兒，俱不能招留長大，眼見得命中無子；況且年近五旬，何必又去繼娶？倘或娶了一個不賢慧的，既不能照顧女孩兒，又要家中淘氣，不如不娶為妙，因此把娶妻生子的念頭竟冷了大半。止討一個養娘領了麗娟，家中自有幾個丫鬟服侍。過了兩個年頭，升了福建僉事道，其時麗娟才得七歲。李績尋思北直至福建有六千餘里路程，恐女兒水土不服，欲留在家中，卻又無親人倚靠止有一個胞弟，原是一家住的，叫做李維，字再思，是一個納粟監生；雖則列於名教，為人卻與哥哥不同，專打點衙門，慣包攬公事，是一個貪財棄義之人，因此上李績不敢托他只得帶在身邊同之任所。又因麗娟少一個梯己服侍的丫環，隨又討下一個小家女兒，姓安，因父母雙亡，又無兄弟，有一個孤族阿哥，將他賣了，抵辦他父母后事；卻也生得聰明俊秀，大似麗娟兩歲，李績取名蘭英，與麗娟作伴，甚是相得。一路到福建來，俱喜平安無恙。李績見麗娟聰明有識，在家時原曾教他讀書作對，今到任所，無事閒暇，便教他寫字作文，筆下甚是平通，毫無障礙，又令養娘教他針黹，也都一學便會，總不費力。李績的歡喜，自不消敘。漸漸長大，真正生得髮膚妍美，豔雅嬌柔，態度溫舒，娉婷端麗。果有沉魚落雁之容，實具閉月羞花之貌。李績常對麗娟說：「我有了你，更勝如有子。意欲為你擇配，卻念家鄉遠隔，何忍把你兩地相拋？欲待回家定婚，卻又恨我一官匏係。」麗娟道：「孩兒幼喪母親，萱幃失侍，今日正擬膝下承歡，此事不須提及。」李績見女兒這般說話，反覺感傷，便有告老乞休之意。

去年因裁汰了數千冗兵，無處著落，便聚為流賊，劫掠鄉村。民間甚是驚惶，地方頗受騷擾，眾官也有議撫議剿，俱不成功。李績想此輩都為無生業可守，以致群聚為盜，必定與他們一個出路，方可平定，因而建言收服之策，眾官也都狐疑不信。李績便罄出資財，又向鄉紳官宦大戶人家親身募助，湊來銀子共有數萬餘兩，即單身入賊巢穴，說以大義，便將銀錢給發，令其作本經營。眾賊深感恩德，一時解散，皆務生業，然後推究為首數人梟示，因此建寧福州一帶方得平靖。撫按以前當流賊猖獗之時，縮手無策，今見李績立功，一月之內盡化流賊為良民，又不失賞善罰惡之道，真是膽識兼全，實學經濟，便題上一疏，朝廷發部議，即升福建提刑按察司。

到任約過半年，不料養娘一病而亡，麗娟不勝淒楚。李績看到此處，告老之念益堅，他想：「人生寄世，易盡光陰；腳腳向前，宜知退步。有等賤丈夫，偏要在世上著意求謀，爭非道是，得隴望蜀，壟斷無休，甘結下許多冤仇，空受下若干煩惱，患得患失，斲伐本性；一到命盡時，滿眼繁華，翻成一場春夢，富貴利達，一件也帶不去，白白與他人承受，豈不可笑！所以古人說得好：『蝸牛角上爭何事？石火光中寄此身。』我今歲周花甲，亦算古稀，位至專司，不為官小。況且膝前無子，空懷舐犢之念，日後餘年，實感桑榆之歎。何苦迷戀浮名，不早急流勇退，圖一干淨結果。尚在仕途碌碌，有何好處？」因而上了一道告老本章。朝廷初先不許，李績連上幾次，然後准奏，批旨道：「李績再四乞歸，姑從其請；如有用處該部即當起復。」李績得了這旨，料想部官都是要錢的，我若不去謀為，他怎肯自來起復？便收拾行囊歸家。同女兒止得至親兩口，帶著家人小廝、媳婦丫鬟等輩，一路行到兗州地方。有幾個相識在兗州，要去會晤；又為從江南起陸，行來鞍馬勞頓，也思歇息數日；又因館驛中嘈雜不便居停，故此尋這報恩寺中做了寓處。那花園原係一所，覺性因要多得房金，便砌牆隔絕，做了兩所，止有那角門可通。這樓上便是麗娟住下，樓前小花廳三間，便是李績住下。

其年麗娟十七歲了，蘭英也生得眉目豔麗，體度超群，全不似丫鬟婢女，也並沒有那一毫佻惰輕猥，心地也甚聰明，作事點頭會意。麗娟與他如姊妹一般看待，蘭英也極其知恩感恩，鎮日趾踵相隨，不離左右。一遇麗娟煩惱，蘭英便百般解慰。真是同心合德，免了許多閨閣淒涼。

這日李績出門拜客，麗娟正在樓上晚妝已罷，令蘭英到外廂喚茶，卻聽得有人在隔牆吟詩，因此推開側窗一看，卻見一個少年，立在假山上，探頭四顧。你道這少年生得如何？但見：

面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眉點翠螺，目分黑白。衛洗馬風流可愛，看殺時人；潘河陽秀色超群，稱為絕世。神情飄逸，原是那才子容華；儀止軒昂，卻是這書生英概。正是內藏七步文心，外具六郎花貌。

麗娟一見書生，即便掩窗避進。少頃，蘭英同丫鬟春香取茶上樓。麗娟吃茶過，蘭英道：「老爺連日出門，或是赴席，或是拜客，總無空閒。卻是幾時起身回去？」麗娟道：「昨日許參將家吃酒回來，說道多飲了幾杯，今日睡至上午，方才梳洗。我也曾問老爺來，說再歇息了兩三日，便要起身家去。」蘭英道：「今日天氣更好，小姐何不下樓去，園中散心一回？」麗娟道：「我也正有此意。」因同蘭英等下得樓來。

走到園中一個亭子上，倚欄凝望。只見一對粉蝶兒，在亭子前翻翻飛舞。蘭英道：「小姐，撲這蝶兒來耍子。」便把紈扇趕著蝶兒亂撲，那蝶兒翩翩翻翻，直飛過牆去。麗娟兜的上心：適才那書生所吟，卻與此景合拍，因暗想：「那書生翩翩年少，甚是可人，所吟之詩，一定是他口占絕句。外貌既如此整齊，內學又如此敏捷，豈不是一個風流才子！」心上盤桓，低頭不語。蘭英撲不著蝶兒，走回庭內，見麗娟出神著想，便道：「小姐，你看些什麼？何不到石池邊去看看桃花來。」麗娟正在沉思，聽得蘭英說話，方收回心神，隨著蘭英走下亭子，到桃花樹下。只見桃花爛爛將謝，蘭英道：「小姐，桃花雖好，卻都是單瓣。」麗娟猛然會意道：「前日老爺說，這寺裡和尚請去吃茶，到那邊園子裡，有千葉桃花盛開，明日你可開著角門，過去折取一枝來，養著好看。」蘭英道：「那邊倘或有人，怎麼好去？」麗娟道：「不過折枝花兒，問他有人無人。你須記著，不要忘了。」當下閒玩一回。

正要歸樓，只見丫鬟來報導：「老爺回來了。」麗娟便到花廳裡。李績正卸著大衣，麗娟道：「爹爹今日那裡去來？」李績道：「今日去許參將家謝酒，又遇了一個朋友留飯。昨日因酒多了，今早起身故遲，方才又飲了幾杯，這會兒身子好生困倦。」麗娟道：「既然爹爹身子困倦，今晚便須早些睡了。」李績道：「此時便覺要睡。」便叫丫鬟們捧進湯盆，李績洗了手臉，便脫衣上床。麗娟眼待睡過，方到樓上來。少停一會，日已西沉，蘭英取燈上樓，麗娟用過晚飯，一面卸妝梳洗，一肚裡轉念：「那書生風流倜儻，玉立亭亭，將來定是金玉堂人物；爹爹嘗說為我擇婿，多年並無中意，只此子看來自非流俗，但不知他是何等樣人家的？有何事故在此寺中？因復自恨早失萱堂，不得吐露衷曲。」正是：

佳人忽睹書生面，玉樹臨風今乍見。
銀燈獨對夜闌時，幾回擾亂柔腸遍。

麗娟上床，翻來覆去再睡不著，只聽得寺裡更聲已交三鼓，麗娟正欲朦朧睡去。只聽得樓門敲響，麗娟驚醒轉來，蘭英也正醒了，忙問：「何人敲門？」只聽得是家人張惠妻子的聲音，說道：「老爺發燒哩，我們起來炊湯，來報小姐得知。」麗娟慌忙起來，忙令蘭英起身取火，丫鬟們送上燈來。麗娟已是穿好衣服，蘭英取燈照著，一同下樓。到廳子裡來看父親時，正昏迷迷的，渾身猶如火炭。麗娟心慌，叫了幾聲，只見微微開眼，看著麗娟道：「我因口渴，叫他們炊湯。你來做什麼？」麗娟見說話清白，略略定了些心，便同蘭英等候著。移時，丫鬟捧了湯來，麗娟服侍吃了幾盞，只見李績又沉沉的睡著了。麗娟不敢去睡，就在床前而坐著。一更挨一更，聽得寺裡打了五鼓，蘭英道：「老爺熟睡得穩，天明退了熱就好了。」麗娟道：「意裡不好人，只要熟睡，還

是正氣健旺的。」又坐了好一回，寺裡打了報鐘，方才天亮。又見李績翻轉身來打個呵欠，擦開眼看，見麗娟等都在床前，乃道：「我兒，你竟不曾去睡麼？」麗娟道：「爹爹為何身子不快？這會兒好些麼？」李績道：「夜來兩更天時，忽然發燒起來，想是因酒多了，這時略覺退些。」便取湯漱了口，又吃了幾盞滾水。看看天色大明，家人王忠、張惠等進來問安，便叫王忠去請太醫，麗娟上樓梳洗。

移時，請到一個太醫，診過脈，問過症，說道：「不妨，不過是因酒後冒風，以致寒熱交作。如今先要表邪，然後扶他脾胃，吃三四劑自然痊可。今日吃過藥，須要表一表汗，才得清爽。」即寫下一個醫案，付下一劑藥，作別而去。

麗娟梳洗過，到父親床前，李績說了太醫之言。麗娟即取藥親自煎好，吃過藥，取被兒厚厚的蓋了，果然出了一身大汗，麗娟見出了汗清了熱，又放下些心，方去吃飯。李績只吃幾碗稀粥。

當下忙忙的過了一日，蘭英便沒工夫去折花，明日清晨，又去請太醫來診一回脈，問了昨日汗後光景，付下一劑藥道：「既出過汗，這一劑空心煎服，便可內清客熱，順氣健脾，再服三劑便全愈了，但要避風為主。」乃將明日、後日的藥一齊付下，藥包上開明瞭次第藥引。李績道：「多蒙先生妙劑，少刻即當奉酬。」太醫作別自去。麗娟聽說空心煎服，連忙去煎好了，李績吃過，到旁午時候，果然身體十分清爽，便坐起來與麗娟說些閒話。

只見丫鬟拿著一個帖兒來，說道：「王忠傳進這帖兒，說有個揚州山相公來拜，同寺裡師太在外。」李績取看那帖，只見上寫著「年姪山黿」，便道：「那山相公作寓何處？」丫鬟又出去問了，進來道：「就寓在這寺裡。」李績道：「叫王忠把原帖拜上，說在病中不敢領帖，待痊可了，踵寓謝罪。」丫鬟領話，自付帖王忠回話去。李績隨封銀一兩付王忠，齎去謝那太醫。麗娟見父親病癒，不勝歡悅。正是：

恃有椿庭撫掌珠，那堪旅邸病纏軀？

軒歧效勝延巫覡，閨閣歡同拾瓊瑜。

麗娟同蘭英等回歸樓上，欣喜談笑，積憂頓釋，蘭英便記起一事，道：「前日小姐命我折桃花，未曾去得，明日我去取來。」麗娟應諾不題。

且說山黿見了樓上女子，心上委決不下，要曉得一個端的，去尋覺性兩次，總不相值。夜來睡在床上，翻來覆去再睡不著。柳俊道：「相公往日勞倦，正該熟睡，怎麼只管翻身？」山黿道：「我正有一事要對你說。」便把花園裡見隔牆樓上有一個絕色女子，「姿容態度，迥出尋常，我目中從來未見，卻不曉得是何等樣人家，不知為何又有角門通著這個僧園。叫我心上盤桓，不能熟睡。」柳俊道：「要曉得他何難，只去問和尚便知端的了。」山黿道：「我已去找尋覺性，總不得相會；別個和尚又不相熟，他們卻也有事，忙忙碌碌的，不便問這般閒話。明日再去尋覺性，定要問他一個明白。」柳俊笑道：「相公諸事看得平淡，怎麼見了這個女客，卻如此沾沾不捨？」山黿道：「你也是個多情之人，不須笑我。」當夜山黿輾轉翻覆，半夜有餘，方才合眼。

明日起個早身，梳洗過，便到方丈裡來。問：「師太有麼？」一個小和尚回道：「絕早某鄉宦請趕齋去了。」山黿道：「幾時回來？」小和尚道：「趕齋定是一日了。」山黿悶悶走回。又到園中假山邊，只見樓上寂然無聲，立了一回，復到房中。到晚上，又叫柳俊去問覺性回未，說：「還沒有回來。」山黿好生不快。到晚上，吃了幾杯酒，就上床睡覺。只因昨晚半夜不曾安寢，這夜卻熟睡醒遲，紅日三竿方才睡足。急急起身梳洗，復到方丈問時，只見又有一個小和尚回道：「今早師太曾說要來看山相公，卻值某老爺來與師太講了半日話，便一同出門去了，不知什麼時候才回。」山黿愈加不樂，只得走回。又到園裡，正走上假山，只聽得隔園有人說話，不好上去，復去到齋裡坐地。

柳俊卻察問得些消息來，說道：「那邊也是僧園，今有個下寓的官員在內，姓李，是北直人，曾做福建按察司，今告老挈家回鄉，故在此寺作寓。」山黿雖略知了梗概，然尚未知十分的實，心下暗想：「這女子定是上天神女，蓬島仙娥，不是輕易與人測識的；所以兩日尋這禿廝，要問他一個姓名都不能夠。」因展開一幅花箋，寫一首詞兒在上，念了兩遍，不勝惆悵。正在點頭播腦之時，只見一人忙忙走來，叫道：「山相公，看怎麼？」山黿抬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覺性。山黿袖了詞箋，出位相接。覺性道：「貧僧連日有事。」便作下揖道：「不曾趨候，賜顧失迎，得罪得罪。」山黿還了禮，各自坐下。山黿道：「小生默坐無聊，欲與老師清談片刻，不意尊冗頗多，連日不遇。」覺性倚肩詔笑道：「檀越過訪，不敢不去周全，因此不得與相公攀話。兩日曾往外邊閒步否？」山黿道：「沒有熟識，獨行頗覺無興。」覺性道：「小園有數株千葉絳桃，尚未全謝，山相公曾見過否？」山黿正要借景問話，便起身道：「桃花果然嬌豔，昨晚已曾領略。今日不妨再觀。」覺性亦欣然起行，便拱著先走。

轉出迴廊，回到桃花樹下。覺性甚稱桃花種好，別家少有此種；山黿無心對在花上，不過唯唯而已。迤邐走近假山，山黿指著角門道：「此門卻通何處？」覺性道：「那邊也是貧僧的園。」山黿又指著高樓道：「這是誰家房院？」覺性道：「這樓也是小庵的。」山黿早上聽得柳俊來述，已略知大概，仍假作不懂之狀，遲疑欲問，覺性先說道：「當初原是一個花園，因有過往這些士大夫來小庵作寓，要謹飭閒靜些，見得四散空闊，覺道不便，貧僧因此分作兩處，砌下這一帶圍牆隔斷，留此角門通路。近日有個福建按察李老爺作寓在內。」山黿道：「原來此樓有人作寓。」恐樓上有人聽得，便扯覺性走過假山邊問道：「這李泉台是何處人？尊名貴表老師也都知道麼？」覺性道：「貧僧總都知道。他尊名單是一個績字，是功績之績，表德奇勳，是北直涿州人氏，兩榜出身，因告老休致，在此經過。貧僧曾問及，說有幾個同年相知在敝地，有恁要話相聞，因而留寓於此。」山黿道：「這位李公住在寶剎幾天了？」覺性道：「將已半月。」山黿道：「何以不去？」覺性道：「想也只在早晚。」山黿道：「既從任上回來，家眷自然同行的了。」覺性道：「貧僧曾問他管家來，說夫人已先亡過，止有一位小姐同行，其餘並無至戚。」山黿道：「止有一位令愛，難道沒有公郎的麼？」覺性道：「李公自己亦曾說道無子。」山黿聽說單有一位小姐，其餘並無至親，則前日所見女子，必定是他小姐無疑，未免喜形於面。覺性道：「這位李老爺莫非與山相公有恁世誼的麼？」山黿含糊答應。覺性道：「這位李老爺做人甚是端方嚴重，似乎難於相與，豈知又極其忠厚和平，圓融活潑。前日貧僧請來看千葉桃花，與貧僧盤桓了許久。聽他說話，又極其莊重不凡，真具大臣氣概。」

有詩一首，道這凌駕山與李麗娟姻緣初逗之時，正直春滿桃夭之候：

何意間關避禍身，青衫白面撲征塵。

星前業訂三生譜，樓上應瞻百歲人。

自雪句傳歌郢曲，夭桃時值羨陽春。

好知仙路終須泄，莫謂漁郎未識津。

山黿與覺性閒玩一回，又說些別話，覺性別去。山黿回到齋內，把詞箋藏了，便把適才覺性說的始末向柳俊說知。柳俊道：「既然是一位搢紳相公，何不去拜他一拜？」山黿道：「並無一面，怎麼好輕率拜他？」柳俊道：「那裡論得？相公可叫和尚同去，說同在寓所，得知李老爺是一位先達，念切瞻依，故此進拜。若得他會面時，或者見了相公人物，便有婚姻之事，也不可知。」山黿笑道：「你又來好笑！未知這李小姐曾否出字適人，況且家鄉迢隔，我與他又素昧平生，怎便說此孟浪之語？但是一拜，想來亦不可少。」柳俊也笑將起來。山黿便取一個帖子，寫下「年姪山黿」，忽然擱筆道：「且住。」便向柳俊說道：「我今寫著姓山，倘相會時問起家世來，這揚州府中卻沒有一個姓山的鄉宦，如何是好？若還寫著姓凌，這和尚已曉得姓山，叫和尚也看蹊蹺了。」柳俊道：「這有何難？如今原寫著山某，待相會時便說凌是本姓，山是出繼外家的姓，目今正待歸宗，他那裡來查相公的家譜？」山黿道「有理。」便寫完帖子，叫柳俊去請覺性來。幸喜覺性沒有出門，隨即即到。山黿道：「方才所說李公，小生既同在寶庵作寓，理合去拜他一拜，欲摺老師同行，故來相請。」覺性喜道：「貧僧連日不曾與李公相會，正要去看他一看；若山相公去奉拜，極妙！當得奉陪。」柳俊拿了帖子，山黿換了衣服，整頓一回，同覺性走出法堂，轉入穿堂，過了鐘樓，再過了轉輪殿，一

個小牆門裡，便是李續下處。

到一間小坐裡，王忠接見，覺性說了備細，柳俊遞過帖子，王忠接了進去，少頃出來，捏著原帖說道：「家老爺說，前日因冒了些風寒，未經脫體，不能起身，不敢拜領尊帖。待病體稍愈，即當過寓荊請。」便付帖柳俊收下。覺性愕然道：「原來你家老爺有貴恙，貧僧連日有些小事，竟失候問，有罪極了。煩管家替貧僧多多致意，明早再當候安。」便對山鼈道：「且待李老爺病癒再來奉拜罷。」山鼈道：「正是。」即便快快走回。覺性別去。山鼈心下，卻又添了一番不快。復身又踱到園中，望著隔園樓上，立了好多時，總不聽得一些消息，原舊走歸齋裡。這晚更覺無聊，柳俊再三解慰，也只是沒情沒緒。一夜無話。

到次日，起來梳洗過，把那詞箋又取出來吟詠一遍，拍案歎道：「我是這般戀戀不捨，不知那樓上的李家小姐也曾一思及我否？怎得這詞兒與他看見，也知我衷心愛慕之誠。」正是：

花陰寂寂度階除，寶鼎香殘午夢餘。

默坐小窗唯悵悵，問卿此際意何如？

山鼈心裡颺不下樓上美人，藏了詞箋，又走入園中來。正到假山邊，只見一人從樹底下冉冉而至，反吃上一驚。

只因遇著這人，有分教：

原是紅絲一線牽，偏於胡越種姻緣。

天公巧合機先泄，青鳥曾銜海上箋。

未知來者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覺性勢利和尚，開口舉動無非勢利，驚山見之欲嘔。無奈要知李公消息，只得又要尋他。始知勢利人亦有用處。蓋舉世皆勢利場也，於禿乎何誅？